

大槐
树丛
书

何玉湖
著

燃烧的 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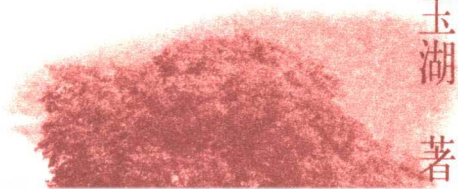
北京
文艺
出版
社

燃烧的 家园

AHUAISHUCONGSHU

SHU

何玉湖
著



社 长: 马森彪
总 编 辑:
责任编辑: 张秉正

燃烧的家園

何玉湖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257千字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

ISBN 7-5378-1770-7

1·1726 定价: 15.50元



何玉湖，男，1954年生于唐山，河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青年时代做过钢铁工人，对大工业有切近的观照与亲和感；学识涉猎哲学、历史、社会学多重领域，长于思辨，对工业文化在社会历史和人的心态等方面的巨大影响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曾出版过《骚动的节奏》、《铁的色泽》《生命原则》等中、长篇小说。

《燃烧的家园》曾获“恒泰杯”长篇小说征文二等奖。

内 容 提 要

故事以现实——历史两条线索并行发展，互为辉映，以世纪初和世纪末的钢铁工业建设为视角，来展开二十世纪中国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及人的精神结构的进化与提升。作品描述了不同历史时代的企业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追求、奋斗、失落、成功，并剖析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结构、权力系统和经济运行机制。作品中几代人的命运、感情纠葛、观念冲突，都同大的社会背景、同传统心态与工业文化的冲突息息相关；尤其是成功地塑造了“思想人”丁克石这一思索历史又为历史造就的人物，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个沉思的独特形象。针对历史与现实生活中的某些荒诞性，作品适度地采取了局部夸张、变形、主观时空交错等手法，风格独特，自成一家。

- 社长 总编辑：马森彪 • 责任编辑：张秉正
- 装帧设计：王春声 • 内文设计：谌彩华

其实，一个人并非仅仅以形躯的形式存在，也并非仅仅存在于当世当代，此界此境。

他就时常在世纪初的岁月里与一些久已作古的人共同存在。那是古铜色的年月，尽管他看到了阳光像锡箔似的哗啦啦飘进老式格子窗，但觉得那整个儿的氛围，那色调，还是沉郁的古铜色。他是那样真切地感触到了自己对面那一位的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存在。那或者是一位锦袍长辮的官宦，长长的白眉，松弛的脸肉傲岸地往下嘟噜着，水烟袋“咕噜咕噜”响，不时喷来蛮有威势的痰嗽。照当时的规矩，这位尊者该是坐在太师椅上，椅子靠背镶着椭圆形大理石。大理石裂了一道纹，是当年红卫兵砸的——上海那所花园洋房里，他家中的太师

椅。那么，自己就该坐在下手稍矮些的漆凳上。可他老是觉得自己还是坐在沙发上。那位朝廷命官看到他大大咧咧摊手摊脚坐在沙发上会作何感想？或者，对面是一位身穿和服总要把自己腰板拔高的矮个子，身上散发着岛国的鱼腥味，屈膝跪坐在榻榻米上。按说，那年月的东洋人还有许多留着发髻，但他想不出对方的发髻是什么样，而老是看到其人是油亮的中分式。这人时而骄横无礼地敲出令人心悸的声音，时而悄声发出奸诈的暗笑。或者，那是一位娇好的素装淑女，恬淡，娴雅，有一股暗香从那宽大的袖口中飘过来，即使向他发动攻势，也透出柔美，惹人爱怜。

屋里安静极了。有细碎的小颗粒撞到窗户上，泛起麻酥酥的声响。那或许是最古老的几粒沙，随风扑灭过许多残暴的火和柔弱的烛。安静，往往使人忘掉近的，想起远的。

我们大可不必把他看得多么神秘。

他是在孤灯下独坐，面对一方纹枰。

左手一卷纸页发黄的旧谱，右手一枚或黑或白的光润的棋石。

即使是打一般的棋谱，人们也会不由自主地倾向某一方，而把另一方作为自己的对手。对方发强手，便苦思冥想，为自己这方找最佳对策；对方投子味恶，便油然生喜，急盼自己这方乘势进击。有时与自己倾向的一方构想有所潜合，使觉其乐融融。更何况，这是一卷与他有血脉关系的奕者留下的棋谱。

棋谱他不知打过多少遍了，每一次都有新的领悟。起初，他追随奕者的思路，猜测他的意图；而后，又创造性地为奕者构思，设计方案。天长日久，他与奕者的构想屡有潜合，便觉心念与意绪犹如飘飘荡荡的蛛丝与奕者的心神相交了。这是一

种精神的契合，牢靠的认同。恍惚间，他就是奕者了。他开始审视奕者对面的那些人。那就是他的对手。他揣摩他们，研究他们。一枚小小的棋石落下，可能挟着宗法的威严，强权的豪横；也可能带有弱者的谄媚，依附的屈辱。从腾挪弃子，到顽强做劫；从无理侵入，到狡猾地试应手，都能愈来愈清晰地显出对手的性格与气质，境界与心数，乃至身姿与神态。那是一种超近距离的审视，简直把人看了个透，从仪表到灵魂。

时而，他觉得那些古铜色岁月里的纷争，原本就有他在场。他通过“叮、叮”落子声与他们对话，与他们神交，与他们共同存在。

时而，他恍惚间会觉得自己已不具形躯，成了迷乱星空中的一颗粒子。他能真切感知到宇宙的无限无止，无始无终；能依稀感受到浩瀚天体蕴含的奇伟动力，那巨大的引力与斥力的消失与交汇，体味到日月经天、行星远转在轨道上的平稳前行的感觉。

本来，他是为了在棋中寻求心灵的宁静和安定的；可那只是一种向往，似乎永不可及。他的思绪萦绕于纵横交错的网络和争斗抗衡的黑白子间，却时常会想到历史、现实、宇宙、人生的许多问题。他经常处于思想的抑郁甚至痛苦的状态，因为他被问题困扰又总是难以达到透澈的领悟。病根就在这儿。想不透抛开不就完了么？可他就是抛不开。想想用有限的智慧来把握无限事物的局促感；想想人的那些难以克服的缺陷，追求透澈的领悟，简直就是自找苦吃，自找罪受！他常常使自己陷于那样的思想困境，犹如身处一间起火的房子，被追问烤灼，被谬误熏呛，想往外跑又看不到路。到处都是墙壁坚硬的反驳；撞开窗子，发现下面是几丈高的深渊——谬论的陷阱；

摸到一扇门，冲进去，却发现进了壁橱——逻辑的死胡同。人被炼得浑身滋滋冒油，七扭八歪，吱哇乱叫……瞧这罪受的。他不找出路行么？

火，这惊心动魄的火，时常在他头颅里燃烧。

这都是在—一个现时代的普遍楼房的单元居室里发生的。不时地，语音电脑石英钟像伴侣似的朗声告诉他时间；不时地，电冰箱起动做功发出低沉的亲切的鸣响；不时的，窗外遥远的夜色里传来内燃机车的长哐……

第一章

大军正在集结。

这是一场风暴，人力驱动的风暴。她站在几路人马的交汇处，惊骇地瞪大眼睛，望着这尘沙浑沌的天地——被那个神通广大的家伙操纵的“古德里安式的进军”。一道道车灯的光剑割碎了夜空，地面上光雾弥漫，腾腾落落。车队下了公路，犹如炸了群的野牛，在这片刚刚收获过的田野上漫散开，嚎叫着狂驰。眼前一辆辆粗笨的金属动物呼啸着掠过，带蓬卡车摇摇摆摆，蓬里建筑工人的哄笑声

在颠簸中时强时弱——田垅如同搓板，车轮碾轧着田垅，田垅搓弄着车轮搓弄着侵压者的笑。超长拖车上的铜架器械在铿锵撞击，车轮搅起沙粒和鸟状的枯叶，摔在脸上，生疼。她向后缩了缩身，身后又骤然响起推土机排枪般“劈劈劈”的发动声。它栽入旧日的粪坑里，正怒号着挣扎。两道光柱旋风似地冲天而起，它的头翘了上来，奋力拱出了陷阱。车流源源不断，远处，通南面市区的公路和北面的盘山道上，一串串贼亮的车灯，绵延几公里，望不到尽头。秋风裹挟着喇叭嘶鸣和人造的雷轰电闪，从冈峦那边扑过来。硬朗的声波撞击着，轰轰隆隆。未见过世面的田野在震颤。秋草在钢铁履带的碾轧下挤出了最后的浆液。甲虫的硬壳在破碎的一霎那发出细脆的响声。

阴昏愁惨的夜色。本该具有使一切生灵沉寂噤声的权威。然而，愣是有人不听邪，敢违天道，运筹帷幄，潇洒地一挥手，就有千军万马潮水般奔泻而来，发出嘲弄上苍的哄笑。

一种轻软的力量把她托了起来，离开了地面，在空中飘荡。她听到了火山爆发前山石滚动的危险的声音。她看到了湍流与瀑布在周围恣肆奔泻。她感到上苍也在颤抖。那盘山道上飞旋迸溅的不是车灯，而是惊惧的流星，在朝这儿汇落。

她的眼光恍惚迷离，觉得这一切并不真实。这本该是一个梦想，不可能实现的。困乏、饥渴，闹得她浑身瘫软，情绪恶劣。而破坏她情绪的主要因素，是面对一个巨大荒谬无可奈何的颓丧。这个纤弱的像根修竹的女人觉得自己要垮了。又挣扎着要爆发，要争辩，甚至甩个炸弹什么的。她在电视里看到过那些衣食无愁的勇敢的西方青年，什么绿色主义者，为保护一片绿地一湾碧水不受黑色的工业势力侵犯，便悲壮兮兮地躺倒在地拦挡住气势汹汹的车流，或者，扔炸弹。她不是那种主义的信徒，而且，若非划个界定不可，

她大致得算站在那个主义对面的。这位东北钢铁设计研究院的漂亮的女工程师，专事设计刚硬的黑色金属建筑。在田园爱好者看来粗硬冰冷丑陋的钢铁巨怪，在她眼里充满了情趣。孩子不是你的，你的孩子是你那些设计——丈夫这样抱怨。细细体味，期盼自己设计的黑色金属建筑矗立于大地，那份焦灼，那份疼爱，还真有几分像当年盼望婴儿安然降生的心情呢。然而这一次，在她亲手参与设计的大工程——赤岩钢铁公司 2000 立方米高炉工程即将破土动工的前夜，她却从千里之遥风风火火赶到华北赤岩市，企图力挽狂澜，阻止开工，哪怕采取某种激烈方式。

她朝一片灯火辉煌处走去。

刚刚收获过的土地是松软的，在车灯照耀下，一片七拐八岔纵横交错的车辙印。儿童游戏的迷宫。女儿在迷宫中走不出来，哭着喊妈妈。她强睁开发粘的眼皮，迷迷瞢瞢走着，确有一种走进迷宫的感觉。忽然，身后一阵得得的蹄声，她发觉一辆驴车已逼迫到了近前。驴车后是一辆载重卡车，喇叭尖厉地嘶鸣，两颗碗大的瞳仁射出贼亮的光。驴子显然受了惊，没有把式管束，纵蹄狂奔。她尖声叫着，拔腿就跑。但是，她冲得快，驴子撵得紧；她滑下道，驴子也趑趄弯儿。卡车追驴子，驴子追她。卡车惊了驴子，驴子吓了她。卡车上的人在笑驴子，驴子也许在笑她。身后蹄声无法甩脱，而且越来越远。她和驴子都被车灯光罩住，影子向前抛出老长老长。驴子的响鼻同她的粗浊喘嘘交混在一起，她的头上多了两只长耳朵影子。

终于摆脱了这头受惊的畜牲。驴车在田埂上弹跳着冲入夜幕。她惊出了一身冷汗也惊走了困意。这倒使她清醒认识了自己的无足轻重。她觉得脖领里泛出的汗臭有股驴味儿。恍惚间方才真的做了一会儿驴。要想挡住这已经发动运行的浩大的集结，也许比驴

子更蠢。

她仿佛看到了工程总指挥林蔚，那个雄才大略器宇轩昂的家伙，正朝人们炫耀他的古德里安式的进军——“我要以最短的时间完成队伍集结，闪电战式的。要造出一种气象，而且这种气象要贯穿于工程始终！”那家伙是个硬汉，缺少幽默感，偶有灵感冒出个歪词儿，也显得生硬，呆板。缜密有序地完成了机械化大军的调度，与大逻辑对抗，就更显出了他性情铁硬。令人感到可笑且可气的，不是他的某个怪诞提法，而是事实本身。在科学如此被尊重的年代，一个显然反科学的指令，居然顺畅生效一呼百应调集千军万马假模假式起哄般地啸聚而来，便有了种不严肃的滑稽意味。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同学之间为社会描画蓝图的辩论中，林蔚总是秩序的维护者，总是坚定不移站在她这一方——

“合理的社会结构，也该如同一部整机。”这位惯于调理机械结构与运动秩序的女工程师如是说。

“对！”林蔚赞同，“职务仅仅是岗位，职业，而不再是孰高孰低孰贵孰贱的个人身份。譬如本人，头顶一对不轻的帽翅，却从来不敢对下属巧取豪夺抢男霸女什么的。”林蔚朝自己的下属——她的丈夫来了个生硬的噱头。他以为自己够幽默了。

她瞟了他一眼，对这种虚张声势的亲昵并不以为意。“每一项重大决策或微小的管理行为都应来自科学与规章的规定，从而排除使我们吃尽苦头的长官意志个人偏好拍脑门独断专行。”

“当然，只有科学是绝对的权威，职务的权威是有限的。”

——俩人的此呼彼应合辙押韵几近使对立面她的丈夫吃起醋来。

然而今天，这位一向对科学权威顶礼膜拜的虔诚信徒，却恰恰是在以小巧的科学计划对抗强大的科学逻辑，以自己有限的权力

戏弄至大至尊的权威。于是，便有了明白人故意发坏的味道。

她是昨天上午在数千里之外的东北设计院得知了集结队伍的消息。

“谭立，告诉你个荒唐消息。”听口气，丈夫丁克石像是遭人谋陷面临血光之灾似的。“我忽然间……当官了。”

他远在华北赤岩，长途电话的另一端。

“多大官，把你晕成这样儿？”瞧这窝囊！

“新铁厂筹建处临阵易帅，莫名其妙地把我推上来，当处长。噢，据说是享受县团级待遇。”

“就是说，相当于县太爷啰”谭立讥笑道。她和许多漂亮而又聪明的女人一样，刻薄嘴，不顺情说话。另外，她刚刚跟设计室主任大吵了一通，正没好气呢。“你该去翻翻大百科全书，查一查洛克菲勒或者卡内基相当于什么级别，省军级还是兵团级，要是所有企业家都能套上级的话。”

“噢，我……我这就是企业家啦？”他好像对此闻所未闻。

“你又提傻问题了。我真不明白，哪个瞎眼的选中了你。”丈夫经常提傻问题，傻提问题，使严肃的问题变得荒唐，严肃的场合变得逗乐。宋江怎么把咱们惹了？谁能证明我不是特务？你吃过水果吗？我是人民吗？也许只有作妻子的知道困扰他的那些怪想头是多么离经叛道。他对人们习以为常的教条总是本能地拒斥，对人们认为不容动摇的真理与权威也敢怀疑。好在，他只是偶尔冒一句，跟说笑话似的，从不试图说服别人，也不夸夸其谈以显示自己有独到见解。他给人以傻里傻气对常识浑然不知的印象。即使有人觉出不对味儿，提出质问，他也会滑溜溜地脱身。我现在正在说假话——你说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总之，他是个思想不安分不

规矩的家伙，然而，又很有分寸，从来不违章不犯规。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存在总是有损周围的人对教条对权威的敬畏感。“你这号人怎么能当官？”

“他们，找我谈话的人，可不是这么讲。”

“他们肯定正儿八经，庄严肃穆，当然不敢偏了官场调子。组织部门的人嘛。”

“不然不然。他们可不那么呆板，让我说得哈哈大笑，挺有趣的。”

“你，你又开什么玩笑了？”谭立顿时感到一阵不安。

“我是认真的。”

“你说什么了？”

“我就说：‘让我考虑考虑，我得有些条件。’很严肃的。”

“什么？！”谭立瞠目结舌。“这还有考虑的？还有提条件的？”

她是嘴上冷嘲热讽，内心里却把这升擢看得很重。而她明白，像丈夫那样没有虚荣心，从不希求在人前闪光的人，嘴上故作隆重，心里却肯定没把这官职当回事儿。他可能会轻易地把到手的好运撒手扔掉。

“怎么？连考虑都不允许？连提条件都不可以？有规定？”

“没有规定不允许，但是谁都明白不能在这时候讲价钱。”

“难道这不是自愿的？不是双方分享权利和义务？我就不能拒绝自己不喜欢的职务？难道我不是有权自由选择的个人，而是作为一个零件听凭别人意志往一台机器上组装？”

“傻问题！全是傻问题！”

“很傻么？”

“傻，傻透了！你必须接受，别无选择。”

“看来，也就是这样了。”

“不过，你转告‘大执候’林蔚，手别伸得太长，想操纵你控制你可以，可甭想控制我！”

“你哪路邪火哟，谭立？”

“电话里说不清。明天晚上我到赤岩，让林蔚等着，有笔账跟他算。”

“你能来太好了！我正有事跟你印证。赤钢决策层现在争得不可开交，林蔚孤军奋战，我想助他一臂之力，正愁没过硬依据呢。”

她能从声音里想象出丈夫的样子：方才还是神情倦怠，目光惶乱，被突然加顶的乌纱烧得懵懵懂懂，现在又骤然眉飞色舞雀跃起来，像孩子有机会做大人事似的显出过火的热心和积极性。他们两地分居太久了，电话成了这对四十岁夫妇交流感情的主要工具，他们都能通过声音隐约遥视对方。

丁克石告诉她，高炉工程总指挥林蔚打算近期集结基建队伍，抢期开工，但公司一些领导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最担心的是设计进度。东北钢铁设计研究院承担着高炉工程的主要设计任务，据林蔚讲，院方已做出合乎赤钢施工进度要求的承诺；而反对者认为，笼统承诺太含糊，不足为据。故此，争论呈胶着状。要设计院拿出细目来，走常规程序，尚需时日。丁克石正为林蔚着急。听说妻子要去赤岩，顿时来了灵感。他要谭立在东北院做个全面摸底，了解一下各设计室的情况，搞个准确的设计进度表，以此作为他在公司决策会议上发言的依据，支持林蔚的意见。

谭立的第一感觉林蔚在发神经，说疯话。设计院去卢森堡考察高炉的人员还没出发呢，几项重要设计的参考材料还没有拿到手，何谈保障施工进度？

“我看你纯粹瞎起劲，傻积极。噢，就因为林蔚抬举了你，你感恩戴德，就涌泉相报，捧臭脚敲锣边顺风接屁！”

“我说，别这么刻薄好不好？”老成的丈夫高兴了。“我这也算在其位谋其政呀。”

“如今像你这么不明戏的实在不多了。你知道一个设计室用趟车要申请几个门口？领一瓶碳素墨水要耗几个小时？那些为毛织商打工的女工程师是如何分配打毛衣与干设计的时间比例？……”

“喂！我说，喂！你是不是担心眼下开工有点悬，设计进度跟不上？”

“我才不担那份心呢。我们这边口惠而实不至，你们那边一准也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么大工程，施工准备少说得四个月，眼下开工纯属痴人说梦。我劝你也别瞎起劲，咬住舌尖先学怎么做官好了。”

谭立并不是那种囫圇浑沌泡日子的中年妇女。相反，她最突出的特点或许是致命的弱点就是太较真。本来单薄的身子，清癯的面庞，妖媚的娥眉与神采熠熠的杏眼，给人的印象是弱不禁风柔情万种；然而，她内里却有一股超乎常人的狂热，动不动就心跳加快，脸色煞白，极其严肃认真地为值当不值当的事跟人抬杠，跟人掰扯，不见高低不定输赢不算完。上街买东西归来，发现售货员少找给她一毛钱，她会返身回去讨要，宁肯坐公共汽车往返再花四毛——她认为那一毛钱商店无法下账。本科室开业务会，亲临指导的副院长没守时，晚到了一刻钟，她便挺身站起当众提醒他，他使在场的九个人白白损失了十五分钟。听闻时下官场商界苟苟营营的丑事她会气得浑身发抖，几近晕倒。但是，她近来也偶尔默诵起“难得糊涂”的处世格言来了。并非她学乖了，平心静气了，而是她那谙熟数理逻辑的专业头脑，对机械世界以外的有序与无序的运动愈来愈